

《金瓶女》（一名：《佛门点元》）

主要角色

金瓶女：旦

金钱元：小生

情节

潼关总镇李定邦偕妻避乱，途产一女，弃于中道，为报恩寺和尚普明捡去，取名金瓶女。连氏有子金钱元，进城投亲，被虎冲散，亦为普明收养，后殿攻读。金瓶女、金钱元既长，于寺院花园邂逅相遇，私订白首之约。金钱元赶考，误投班却黑店。班却欲杀之，经班却叔班能相救得免。班却追金钱元不果，复杀周员外之女，为遗祸计，曾遗僧帽一顶。周员外持帽鸣冤。巡按文嘉祥，暗访报恩寺，见金瓶女，疑凶手为普明，普明、金瓶女因同被拘。时连氏与李夫人为仆。李夫人被邀往文府款宴，闲谈之间，文夫人言及血案，并饬带金瓶女于内厅面询。金瓶女备诉往事，李夫人始认其女。金钱元高中，往救普明，并将班却治罪。金瓶女、金钱元完婚，连氏母子亦得团聚。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七集：李丹林藏本整理

【第一场】

（李定邦上。）

李定邦（引子） 一片丹心，镇潼关，扶保朝廷。
（念） 奉王旨意出朝门，上报君恩下教民。统领雄兵潼关镇，敌人不敢犯边廷。

（家院暗上。）

李定邦（白） 本镇、李定邦。蒙圣恩御赐总镇之职，坐镇潼关一带等处。自到任以来，地方倒也安静。这且不言。只因我年将半百，膝下并无子女，甚是忧虑。今日闲暇无事，不免请出夫人，闲谈解闷。

家院！

家院（白） 有。

李定邦（白） 请你家夫人出堂！

家院（白） 是。

有请夫人出堂！

（李夫人上。）

李夫人（念） 夫受皇家禄，妻沾雨露恩。

（白）

老爷！

李定邦（白） 夫人来了，请坐！

李夫人（白） 有坐。啊老爷，将妾身唤了出来，有何话讲？

李定邦（白） 咳！想你我夫妻年将半百，膝下并无子女，甚是烦闷。特将夫人请了出来，闲谈散闷。

李夫人（白） 我说老爷，您怎么还不知道妾身早已怀孕？不久就要分娩啦。倘若生下一男，也好接续李门的后代香烟。老爷您何必发愁啊？

李定邦（白） 但愿夫人生下一男，我们李氏门中也就有了后了。

家院！

家院（白） 有。

李定邦（白） 酒宴摆下，我与夫人痛饮几杯。

家院（白） 遵命！

（家院摆酒筵。）

李定邦（白） 夫人请！

（唱）

夫妻们坐花厅闲谈消遣，
盼夫人生一子接续香烟。

李夫人（白） 老爷啊！

（唱）

老爷为人忠心耿，

苍天不负善良人。

(中军上。)

中军 (白) 启禀老爷：大事不好了！
 李定邦 (白) 何事惊慌？
 中军 (白) 今有西羌牛邈造反，逢州夺州，遇县抢县，看看就要杀到潼关了。
 李定邦 (白) 胆大牛邈，竟敢兴兵前来，真真可恼！
 李夫人 (白) 即是牛邈造反，老爷就该发兵抵挡才是呀！
 李定邦 (白) 中军听令！吩咐下去：满营将官，全身披挂，校场伺候！
 中军 (白) 得令！
 李定邦 (白) 正是：
 (念) 校场点动人和马，
 (李定邦下。)
 李夫人 (念) 阵前定把反贼拿。
 (李夫人下。)
 中军 (白) 下面听者：大小三军，全身披挂，校场听点！
 四将 (内同白) 啊！
 (中军下。)

【第二场】

(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引牛邈同上。)

牛邈 (白) 俺、牛邈。今日带领倾国人马，夺取中原天下。逢州夺州，遇县抢县。前面已是潼关地面。
 巴图噜！
 四羌将 (同白) 有！
 牛邈 (白) 杀上前去！
 四羌将 (同白) 啊！
 (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下。牛邈耍大刀，下场，下。)

【第三场】

(〔急急风〕。四龙套、四上手、四将、中军引李定邦同上。)

李定邦 (念) 营门大炮响，兴兵摆战场。
 (白) 本镇、李定邦。今有牛邈造反，扰乱中原，岂肯容他猖狂！
 众将官！
 四将 (同白) 有！
 李定邦 (白) 杀上前去！
 四将 (同白) 啊！
 (四龙套、四上手、四将、中军、李定邦同出城。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牛邈同上，会阵。)
 李定邦 (白) 面前来的敢是牛邈？
 牛邈 (白) 然！
 李定邦 (白) 胆大牛邈！我朝不曾亏负尔等，竟敢兴兵前来，是何道理？
 牛邈 (白) 某家兴兵到此，及早下马归顺。稍若迟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李定邦 (白) 满口胡言！放马过来！
 (李定邦、牛邈同起打。四龙套、四上手、四将、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钻烟筒下。李定邦、牛邈双下。四龙套、四上手、四将、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打。牛邈上，杀二将。李定邦上，败下。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走圆场，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下。牛邈耍花枪下。李定邦领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上。)
 李定邦 (白) 哎呀且住！牛邈杀法厉害，速速收兵！
 (李定邦率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入城。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上。)
 牛邈 (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
 (白) 巴图噜，将城池团团围住！
 四羌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四场】

(李夫人上。)

李夫人 (念) 老爷去出征，未见转回程。

(李定邦上，坐椅。)

李夫人 (白) 老爷醒来!

李定邦 (唱) 在阵前杀得我神魂飘荡，
(白) 看枪!

李夫人 (白) 妾身在此。

李定邦 (白) 哎呀!

(唱) 只觉得身无力二目无光。

李夫人 (白) 老爷，怎么样啦?

李定邦 (白) 夫人有所不知，那牛邈杀法骁勇，连斩我二员大将，又将某杀得大败而回。我有意今晚三更时分，悄悄开城，前去敌营劫寨，乘其不备，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李夫人 (白) 此计甚好。老爷后堂歇息去吧!

李定邦 (白) 请!

(李定邦、李夫人同下。)

【第五场】

(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引牛邈同上。)

牛邈 (唱) 今日里在阵前打了胜仗，
这时候倒叫我得意洋洋。

(白) 今日在阵前与李定邦交战，杀得那厮城门紧闭。今晚必定前来偷营。
巴图噜!

四羌将 (同白) 有!

牛邈 (白) 今晚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以防不测!

四羌将 (同白) 啊!

(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假睡。李定邦、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上，同杀。李定邦、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败下。)

【第六场】

(丫鬟、家院引李夫人同上。)

李夫人 (唱) 忽听号炮连声震，
老爷领兵去劫营。
来在高坡且站定，

(李夫人上高坡。)

李夫人 (唱) 且看老爷把贼平。

(李定邦、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败上，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追上。李定邦、四龙套、四上手、二将同败下，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追下。)

李夫人 (白) 哎呀!

(唱) 一见老爷败了阵，
不由奴家胆战惊。
丫鬟与我把路引，

(李夫人下高坡。)

李夫人 (唱) 怕的是潼关难保存。

(李定邦上。)

李定邦 (白) 哎呀夫人啊! 为丈夫前去劫营，不料牛邈已有准备。看来这潼关城池有些难保!

李夫人 (白) 事到如今，为妻我倒有一个妙计。

李定邦 (白) 有何妙计?

李夫人 (白) 妾身有一兄长，镇守四川。你我夫妻去到那里搬兵求救，你看怎么样哪？
 李定邦 (白) 此计甚好。待某保定夫人，杀出城去，再做道理。夫人快快改扮起来。
 李夫人 (白) 是。
 (李夫人改装。)
 李定邦 (白) 家院带马！
 (家院带马。李定邦上马，出城。牛邈、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冲上。李定邦边打边退，保李夫人、丫鬟、家院同下。)
 牛邈 (白) 巴图噜！
 四羌将 (同白) 有！
 牛邈 (白) 追！
 四羌将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七场】

(李定邦带李夫人同上。)
 李定邦 (白) 且喜杀出重围。夫人快快逃走，免得贼兵赶来。
 李夫人 (白) 是。
 李定邦 (唱) 且喜杀出重围地，
 你我夫妻快些行。
 催马加鞭往前进，
 (李定邦、李夫人同走圆场。李夫人坐。)
 李定邦 (唱) 为何坐在地埃尘？
 李夫人 (白) 老爷呀！
 (唱) 一霎时只觉得肚腹疼痛，
 想必是小冤家就要降生。
 李定邦 (白) 哎呀，这便怎么处？
 (四龙套、四下手、四羌将同冲上，过场，同下。)
 李夫人 (唱) 心神不定疼难忍，
 婴儿落在地埃尘。
 (白) 老爷，为妻生下来啦。
 李定邦 (白) 夫人产生下来了，待我看看是男是女？
 李夫人 (白) 是个姑娘。她还是个六指儿哪。
 李定邦 (白) 哎呀夫人哪！你我正在逃难之际，要这姑娘何用。倒不如将她抛弃，也落得干净。
 李夫人 (白) 老爷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哪？想我们妇道人家，怀胎十月，受了多少痛苦，真好像上刀山、下油锅的一般，才把她养活下来。虽然是个女孩子，也是你我的骨肉。叫我把她抛弃了，那我可舍不得！
 (〔内擂鼓、喊声〕。)
 李定邦 (白) 夫人，贼兵已到，快快上马！
 (李定邦扶李夫人上马，弃婴儿急下。)

【第八场】

普明 (内白) 阿弥陀佛！
 (普明上。)
 普明 (唱) 自幼儿出家入佛门，
 去到那峨嵋山抄取经文。
 (白) 贫僧、普明。在成都报恩寺出家。是我去到峨嵋山朝山拜顶，抄来了几卷经文。就此回寺便了！
 (唱) 数十年念经文参禅悟道，
 左朝山右拜顶去把香烧。
 我这里挑经卷阳关大道，

(普明走圆场。【婴儿哭声】。)

普明 (白) 啊!

(唱) 在道旁婴儿啼所谓哪条?

(白) 啊, 这大路旁边, 哪里来的婴儿啼哭? 待我寻找寻找。

(普明见婴儿。)

普明 (白) 啊! 哎呀呀, 原来是个初生婴儿。为何弃在此地? 这是谁家的? 待我看看是男是女。

(普明抱婴儿看。)

普明 (白) 原来是个女孩儿。想我出家之人, 要她作甚, 由她去吧!

(普明放婴儿。【婴儿哭声】。)

普明 (白) 哎! 想我们出家之人, 方便为本, 慈悲为心。今遇着这个娃娃, 也是有缘。我若不救, 将她放在此地, 岂不活活地饿死? 待我将她抱回庙去, 买些糕干, 将她抚养成人。救她一命, 岂不是一番功德也。

(唱) 我这里抱婴儿挑起经担,
急忙忙回庙去我不敢耽延。

(普明下。)

【第九场】

(连氏上。)

连氏 (引子) 家道贫寒, 母子们, 受尽熬煎。

(念) 家无半亩田, 每日受饥寒。一口清凉水, 须我自己担。

(白) 老身、连氏, 金门为妻。丈夫早亡, 只有一子, 取名钱元。我母子二人, 无以为生。我有一表弟, 现在城内居住。不免去到那里, 借些银两, 也好度日。钱元哪里?

(金钱元上。)

金钱元 (念) 忽听母亲唤, 急忙到跟前。

(白) 母亲在上, 孩儿拜揖!

连氏 (白) 罢了。

金钱元 (白) 将孩儿唤出, 有何话讲?

连氏 (白) 想你我母子饥寒交迫, 为娘意欲带你去到城中, 找你的表舅, 借些银钱, 也好度日。

金钱元 (白) 但不知几时启程?

连氏 (白) 即刻启程。

金钱元 (白) 如此走啊!

连氏 (唱) 都只为家贫寒饥难糊口,
终日里受煎熬珠泪交流。
叫我儿随为娘急忙行走,
去到那城市里把亲来投。

(连氏、金钱元同下。)

【第十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每日里在禅堂经卷读罢,
还要去买糕干抚养娇娃。

(白) 自那日在大道旁拾来一个女娃, 每日用糕干抚养, 倒也强健。看天色不早, 尚未与女娃用饭。待我去买糕干。

(伙计暗上。)

普明 (白) 掌柜的, 我要买糕干。

伙计 (白) 买多少钱的?

普明 (白) 买一钱银子的。

伙计 (白) 好。给你, 拿去吧!

(伙计下。)
 普明 (白) 正是：
 (念) 手捧糕干回寺转，哺乳女娃一命全。
 (普明下。)

【第十一场】

(连氏、金钱元同上。)
 连氏 (唱) 急急走来急急行，
 (风旗上，过场，下。)
 连氏 (唱) 忽然之间起大风。
 手拉娇儿往前进，
 (虎形上，连氏吓倒。虎形背金钱元下。)
 连氏 (白) 啊！
 (唱) 我儿不见为何情？
 (白) 且住！适才一阵狂风，将我母子冲散，钱元儿不知哪里去了。哎呀这！
 (连氏寻，下。)

【第十二场】

(虎形背金钱元上，虎形下。普明上。)
 普明 (唱) 忽听门外一声响，
 急忙开门看端详。
 (普明开门，看。)
 普明 (白) 原来是个小顽童。待我将他唤醒。
 顽童醒来！
 金钱元 (唱) 一阵风吹得我心中迷闷，
 又只见一老僧站在庙门。
 普明 (白) 你是何人，因何至此？
 金钱元 (白) 我名钱元。是我与母亲进城投亲，行至荒郊，忽然起了一阵大风，因此将我刮到此地。
 普明 (白) 看这小孩童，生得聪明俊秀。倒不如将他收在庙内，做为螟蛉义子。
 啊小孩童，老僧意欲将你作为义子，你可愿意呀？
 金钱元 (白) 如此爹爹请上，孩儿参拜！
 普明 (白) 哈哈！不用拜了。来，随我到后堂用斋饭去吧！
 (普明、金钱元同下。)

【第十三场】

(班却上，走边。)
 班却 (念) 终日杀人放火，最爱美貌娇娥。
 (白) 俺、班却。自幼习学一身武艺，也曾结识不少绿林英雄。是俺随同叔父班能，在这三叉路口开了一座店房。遇见过往客官带得银两，我便将他杀死，得些银两也好使用；若有绝色女子，俺便采花作乐，一生倒也快乐逍遥。适才前村探友，看天时不早，俺不免回家便了。正是：
 (念) 图财害命得银两，不顾道德与天良。
 (班却下。)

【第十四场】

(班能上。)
 班能 (念) 独坐招商店，每日甚忧烦。
 (白) 老汉、班能。在这三叉路口开了一座招商客店。我有一侄儿，名叫班却，吃酒

行凶，不安本份。屡屡伤害来往客商。老汉再三相劝，他执意不听。今天出门不归，不知又往哪里去了。

(班却上。)

班却 (白)

走!

(班却进门。)

班却 (白)

叔父，我回来啦。

班能 (白)

你又往哪里闯祸去了?

班却 (白)

前村探友，不曾闯祸。

班能 (白)

想你终日吃酒行凶，不知好歹，日后难免报应!

班却 (白)

叔父说哪里话来? 想我一生喜的是美貌娇娥，爱的是金银财宝，得乐且乐，任意逍遥。你又何必如此唠叨!

班能 (白)

哎!

(唱)

天理循环有报应，
祸到临头活不成!

(班能下。)

班却 (白)

这么大年纪，不知养养精神，又来管我的闲事，岂有此理!

(班却下。)

【第十五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在禅堂读罢了经文卷，
去到后殿看一番。
为的是义儿女努力不倦，
不负我一片好心肝。

(白)

老僧普明。十七年前，拾着一男一女：男名金钱元，女名金瓶女。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将他们唤出，分别说明便了。

金瓶女儿哪里?

金瓶女 (内白)

来了。

(金瓶女上。)

金瓶女 (引子)

身长寺院，每日里，侍奉严亲。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罢了，一旁坐下。

金瓶女 (白)

谢坐。唤女儿出来，有何训教?

普明 (白)

儿啊，你我父女，久居寺中，儿可知自己的来历?

金瓶女 (白)

这个! 女儿不知，爹爹指示!

普明 (白)

只因那年牛邈造反，为父朝罢峨嵋山而回，行至中途，将儿拾得来的，抚养一十七载。如今我儿已长大成人。从今以后，只可在花园玩耍，不可去到前院。你要牢牢谨记!

金瓶女 (白)

呀!

(唱)

听他言来方知情，
多蒙抚养十七春。
走上前来忙跪定，
粉身难报你的养育恩。

普明 (白)

儿呀，起来。我这里有金钗一只，戴在身旁，以为谨记。我儿后面学习针黹去吧!

金瓶女 (白)

遵命。正是:

(念)

爹爹来指引，今日才知情。

(金瓶女下。)

普明 (白)

金钱元哪里?

金钱元 (内白)

来了!

(金钱元上。)

金钱元 (念)

男儿须立志，平步登青云。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罢了, 一旁坐下。
 金钱元 (白) 谢坐。唤孩儿出来, 有何吩咐?
 普明 (白) 儿呀, 你的文章可曾做好?
 金钱元 (白) 已作完了, 爹爹请看。
 (金钱元呈文。)
 普明 (白) 待我看来。
 (普明看文。)
 普明 (白) 大有进展。待我与你改上几句。
 (普明改文。)
 普明 (白) 儿呀, 你要用功读书, 但得功名成就, 方不负为父一片苦心。
 金钱元 (白) 孩儿每日专心攻读, 日日上进, 不敢有违父命。
 普明 (白) 这便才是。为父这有玉钱一枚, 我儿带在身旁, 以作纪念。
 金钱元 (白) 孩儿遵命。
 普明 (白) 从今往后, 不可往后园中玩耍, 以免冲撞仙姑。
 金钱元 (白) 谨遵父命!
 (金钱元下。)
 普明 (白) 看我儿文章进步神速。明年正是科选之期, 不免叫他进京应考便了。正是:
 (念) 佛门生宝地, 文章耀门庭。
 (笑) 哈哈……
 (普明下。)

【第十六场】

(金瓶女上。)
 金瓶女 (唱) 春风吹杨柳摇絮花飞舞,
 三月景难画描万种情愁。
 居寺院终日间清闲快乐,
 一阵阵心中事紧皱眉头。
 (白) 奴家、金瓶女。爹爹普明。在这寺院居住, 十分快乐。今日闲暇无事, 不免去
 至花园游玩一回便了!
 (唱) 荡漾春风吹人面,
 万种春愁锁眉尖。
 冉冉春光快如箭,
 绵绵春恨软似绵。
 (白) 看红花满地, 绿草成茵, 天桃如锦, 好一派艳阳春色也!
 (唱) 花开花落飞满天,
 红消香断有谁怜?
 柔丝如线吹不断,
 一阵悠情被纠缠。
 柳絮癫狂无意落,
 此情却比困人天。
 (【胡琴牌子】。金瓶女看花、摘花、玩赏。)
 金瓶女 (唱) 此花艳的难画描,
 恰似闺阁女多娇。
 红白相映千般俏,
 含羞带笑怕人瞧。
 (金钱元上。)
 金钱元 (白) 走啊!
 (唱) 每日书房心闷倦,
 无事花园闲游玩。
 用目留神来观看,
 (金钱元、金瓶女对看。)

金钱元 (唱) 那旁坐定女婊娟。

金瓶女 (白) 哇！你是哪里来的，到我们花园做什么来了？

金钱元 (白) 哇！你是哪里来的，到我们花园做什么来了？

金瓶女 (白) 这分明是我家花园，怎说是你家的？难道你还要欺骗不成么？

金钱元 (白) 你这人真真岂有此理！这明明是我家花园，怎么还说我冒认，你才是欺骗呢！

金瓶女 (白) 是我家爹爹的！

金钱元 (白) 是我家爹爹的！

金瓶女 (白) 你爹爹是哪个？

金钱元 (白) 你爹爹是谁？

金瓶女 (白) 我爹爹是方丈普明。

金钱元 (白) 我爹爹也是方丈普明啊！

金瓶女 (白) 我爹爹只有我一个女儿，哪里有你呀？

金钱元 (白) 我爹爹只有我一个儿子，哪里有你呀？

金瓶女 (白) 我是爹爹的义女。

金钱元 (白) 我是爹爹的义子。

金瓶女 (白) 有何为凭？

金钱元 (白) 我有玉钱为凭。你哪？

金瓶女 (白) 我有金钗为凭。

金钱元 (白) 如此说来，你我是兄妹了。但不知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纪了？

金瓶女 (白) 我叫金瓶女，今年一十七岁了。

金钱元 (白) 如此说来，我还比你痴长四岁呢。

金瓶女 (白) 你是我的哥哥了。但是你到此地，为何不曾见过，你叫什么名字？

金钱元 (白) 我名金钱元，只因那年被大风刮到此地，蒙爹爹把我收留，作为义子。每日在前堂攻读，足不出户，故此与小妹不曾相见。

金瓶女 (白) 噢，噢，是了。

金钱元 (白) 啊小妹，愚兄有一言，不好启齿。

金瓶女 (白) 有何金言，请讲当面！

金钱元 (白) 想为兄今日一见小妹，温柔儒雅。愚兄醉心倾倒，愿结——

金瓶女 (白) 有什么难讲的话，你倒是讲啊！

金钱元 (白) 愿结——

金瓶女 (白) 愿结什么？

金钱元 (白) 只是难以开口。

金瓶女 (白) 四下无人，但讲无妨。愿结什么呀？

金钱元 (白) 愿结姻缘。但不知你意下如何？

金瓶女 (白) 此事必须爹爹作主。

金钱元 (白) 虽然如此，但是你我今日两下许了心愿，待我进京，求得功名回来，再与爹爹说明此事，谅无不成之理。现有玉扇坠一枚，以作定礼，请你好好收起。

(金瓶女接玉扇坠。)

金瓶女 (白) 奴有金钗一支，你将它好好带起。

金钱元 (白) 多谢小妹。你我在此对天一表！

(唱) 走向前来忙跪定，

金瓶女 (唱) 但愿早早得功名。

(白) 今日你我在此私定婚姻，但愿你努力攻读，直上青云才是！

金钱元 (白) 小妹言得极是。此番进京，金榜题名，荣耀归来，再完花烛。

金瓶女 (白) 看你的志向如何。天气不早，你快快到前殿去吧！免得爹爹找你。

金钱元 (白) 告辞了！

(唱) 辞别小妹前殿往，
怎不叫人快心肠。

(白) 请！

(金钱元下。)

金瓶女 (白) 请！看金郎生得倒也英俊，日后必有发展。得此佳偶，也颇自慰矣！

(唱) 且喜今日得佳偶，
私订婚约乐悠悠。

(金瓶女下。)

【第十七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大比之年开科选，
打发我儿赴长安。

(金钱元上。)

金钱元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罢了。今当大比之年，我儿进京求取功名。一路之上，须要小心。为父将盘川早已预备妥当。我儿就此启程才是！

金钱元 (白) 孩儿遵命。
普明 (白) 待为父送你出去。
金钱元 (白) 孩儿告辞了！
(唱) 辞别爹爹往前奔，
但愿此去跳龙门。

(金钱元下。)

普明 (唱) 我儿此番求功名，
但愿得中转回程。

(普明下。)

【第十八场】

(金钱元上。)

金钱元 (唱) 催马加鞭往前进，
不觉来到一店门。
(白) 看天色已晚，我不免在此居住，明日再走。
店家店家！

(班却上。)

班却 (白) 敢是住店的吗？
金钱元 (白) 正是。
班却 (白) 请到里面吧！
金钱元 (白) 可有上房？
班却 (白) 有啊！里边儿请吧！

(金钱元进。)

班却 (白) 用点什么饭食，可快说话。一会儿落了火，可就不能做了。
金钱元 (白) 饭在前边已然用过。只取明灯一盏。

(班却取灯。)

班却 (白) 灯到。
金钱元 (白) 唤你再来。
班却 (白) 是啦。正是：
(念)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你到天明！

(班却下。)

金钱元 (白) 看这店家，狗头狗脑，定不是好人。必须留心。关上房门，安歇了吧。
(金钱元睡。班却上，拨门，进。)

班却 (白) 呔！看刀！
金钱元 (白) 哎呀！
(唱) 听一言吓得我魂飞胆破，
好汉爷发慈悲饶我命活。
常言说好心人必有善果，
(白) 好汉爷呀！
(唱) 此一生忘不了你的恩德。
班却 (白) 住啦吧！我看你小小年纪，哭得甚是可怜，赏你一个全尸！免得咱家动手。这

儿有钢刀一把、麻绳一条，你与我快快的死！

(班却下。)

金钱元 (白) 不好了！
(唱) 一见钢刀胆吓坏，
倒叫我无计来安排。
哭一声爹爹今何在？
(哭头) 爹爹呀！
(唱) 怕只怕今晚难逃开！
(白) 爹爹呀！

(金钱元哭。班能上。)

班能 (白) 前面有啼哭声音，想是我侄儿又在那里害人。带我前去看来。

(班能走圆场，看。)

班能 (白) 原来是一个小娃娃。
这一顽童，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对我说来！

金钱元 (白) 老伯呀！
(唱) 家住四川报恩寺，
金钱元进京求功名。

(白) 这位老伯，你救我一救啊！

班能 (白) 不必啼哭，我放你出去也就是了。

金钱元 (白) 放我逃走，感恩非浅。

班能 (白) 不必多言，快快随我来！

(班能、金钱元同走圆场。班能开门放金钱元。)

班能 (白) 你出了门，往南行走。将这靴鞋抛在西北路上，你就去吧！

金钱元 (白) 多谢老伯！

(金钱元行，转回。)

金钱元 (白) 请问老伯尊姓大名？日后也好答报。

班能 (白) 老汉名叫班能。方才害你的那人是我的侄儿，名叫班却，实在不是好人。

金钱元 (白) 记下了。老伯请了！

(金钱元下。)

班能 (白) 我只顾将这娃娃放走，倘若我那侄儿与我要人，这便怎么处？

(班能想。)

班能 (白) 有了，这有钢刀，我不免将手指割破，就说那小顽童将我砍伤的。我就是这个主意。

(班能割手指、叫。)

班能 (白) 哎呀不好了！

(班却上。)

班却 (白) 怎么样啦？那顽童哪？

班能 (白) 适才那顽童手持钢刀，正要逃走；我紧紧赶了出去，被他这一刀，将我手指割破了。

班却 (白) 他往哪儿去了？

班能 (白) 出了店门，往西北去了。

班却 (白) 带我将他赶上！

(班却急下。)

班能 (白) 哈哈！他往东南而去；你往西北去赶，岂不是越走越远，一辈子也赶不上？我到房中睡觉去了。

(班能下。)

【第十九场】

(土地、土地婆同上。)

土地 (念) 今奉玉帝命，

土地婆 (念) 把守四川境。

土地 (白) 我乃土地他爷爷是也。

土地婆 (白) 我乃土地他奶奶是也。

土地 (白) 啊，你是土地的老婆子，怎么说是土地的奶奶？

土地婆 (白) 你是土地，也不是土地的爷爷呀。

土地 (白) 别胡说八道啦！今有状元金钱元，在中途遇难，我要变个小鬼，指点他一条明路。

土地婆 (白) 好，你且变来！

土地 (白) 一变两变，小鬼出现。

(土地下，小鬼翻上。)

小鬼 (白) 土地奶奶，你看我变的可像？

土地婆 (白) 变的倒像。你在哪儿等他哪？

小鬼 (白) 就在前途等候。你且回避，俺要去了。

(土地婆下，小鬼走圆场。)

小鬼 (白) 看那旁金钱元来了，在此等候便了。

(金钱元上。)

金钱元 (白) 走哇！

(唱) 奔走不顾崎岖路，
逃命哪管错路途。

(白) 适才在三叉路口，住了黑店，险些丧了我的性命。多蒙班老丈搭救，才得逃出虎口。跑了十数余里，两腿疼痛，俺不免寻个石台，歇息歇息再走！

(唱) 两足疼痛实难忍，

(金钱元看石台。)

金钱元 (唱) 石台之上暂安身。

(金钱元坐石台。小鬼乱跳，金钱元看。)

金钱元 (白) 哎呀！

(扑灯蛾) 一见妖鬼胆战惊、胆战惊，
魄散魂飞站不成。
两足无力难逃命，
口呼苍天天不灵、天不灵。

(金钱元吓倒。小鬼背金钱元走圆场，放。小鬼下。)

金钱元 (白) 哎！

(唱) 吓得我战兢兢三魂出窍，

(金钱元看。)

金钱元 (唱) 坐至在古庙前所为哪条？

(白) 哎呀且住！适才被妖鬼追赶，来到此地，原来是座土地庙，待我进入。

(金钱元进。)

金钱元 (白) 身体困倦，我不免打睡片时再走。

(金钱元睡。土地、土地婆同上。)

土地 (白) 贵人醒来！现在桌上有纹银二百两，你上京赶考，必中状元。快快去吧！

(金钱元醒。)

金钱元 (白) 啊，适才在梦中，土地对我言讲：桌上有纹银二百两，说我有状元之份。是真
是假，待我看来。
咦！果然有二百两纹银。待我谢谢土地：倘若得中魁元，必定重修庙宇，答报
圣灵之恩！

(唱) 叩头忙把土地谢，

(土地、土地婆同暗下。)

金钱元 (唱) 得中魁元塑金身。

(金钱元下。)

【第二十场】

(班却上。)

班却 (白) 追了十余里，也不见那厮踪迹。也不知这奴才逃往哪里去了。看前面乃周员外家中，他有一女儿，长的十分美貌，俺不免前去采花便了！

(班却下。)

【第二十一场】

(丫鬟引周小姐同上。)

周小姐 (唱) 丫鬟带路西院进,
又听谯楼鼓三更。
(白) 你歇息去吧!
丫鬟 (白) 是。
(丫鬟下。周小姐入帐。班却由桌上跳下, 开门。)

班却 (白) 小姐醒来!
周小姐 (白) 啊, 你是什么人, 来到我的绣房作甚?
班却 (白) 俺乃绿林英雄好汉, 特来向你借些银两。
周小姐 (白) 那箱内有银两, 你自己去取。取完快快走去!
班却 (白) 小姐, 我爱你容颜美艳, 有心与你成其好事, 你可愿意?
周小姐 (白) 好强盗! 再要胡言乱语, 我便喊叫!
班却 (白) 你从是不从?
周小姐 (白) 救人哪!
班却 (白) 看刀!

(班却杀周小姐死。)

班却 (白) 我今将她杀死, 将这僧帽留下。
(班却遗僧帽。)

班却 (白) 待我说与他们知道。
吠! 周家有贼!

(班却下。丫鬟上。)

丫鬟 (白) 小姐嚷什么哪?
(丫鬟看。)

丫鬟 (白) 啊, 小姐怎么叫人给杀啦? 我告诉员外去吧。

(丫鬟走圆场。)

丫鬟 (白) 有请员外!
(周德上。)

周德 (白) 何事?
丫鬟 (白) 大事不好啦!
周德 (白) 何事惊慌?
丫鬟 (白) 我们小姐不知被谁给杀啦!
周德 (白) 现在哪里?
丫鬟 (白) 在绣房哪。
周德 (白) 头前带路!

(周德、丫鬟同走圆场。)

丫鬟 (白) 您瞧!
周德 (白) 哎呀!
(唱) 一见我儿命丧了,
怎不叫人泪双抛。
丫鬟 (白) 这儿有一顶和尚帽子。
周德 (白) 待我看来。
(周德看僧帽。)

周德 (白) 现有僧帽一顶, 此事定是出家人所为。待我当官报案便了。
儿啊!

(周德哭下。丫鬟下。)

【第二十二场】

(四青袍引邹士成同上。)

邹士成 (引子) 身为县令，为黎民，哪得安宁！
 (白) 下官、邹士成。职授华阴县令。今乃三、六、九日放告之期。
 来，将放告牌抬了出去！

青袍甲 (白) 啊！
 (青袍甲抬放告牌。周德上。)

周德 (白) 冤枉！
 邹士成 (白) 将喊冤人带了进来！
 青袍甲 (白) 喊冤人上堂回话！
 (周德进。)

周德 (白) 叩见太爷！
 邹士成 (白) 为何堂口喊冤？
 周德 (白) 太爷有所不知：小老儿名叫周德，在前村居住，所生一个女儿，昨夜三更被人
 杀死。留下僧帽一顶，求太爷作主！

邹士成 (白) 你且回去，待本县与你严查凶犯便了。退堂！
 (邹士成下。四青袍同下。)

周德 (白) 儿呀！
 (周德下。)

【第二十三场】

(四龙套、门子引文嘉祥同上。)

文嘉祥 (引子) 身受皇恩，一路上，访查民情。
 (念) 身为巡按出朝门，沿途私访众官民。剪除贪官和污吏，捉拿贼盗与刁绅。
 (白) 本院、文嘉祥。奉旨出朝，代天巡狩。一路行来，倒也官清民顺。看前面已是
 四川。
 左右，打道！

四龙套 (同白) 啊！
 (【牌子】。四龙套、门子、文嘉祥同走圆场。二青袍引邹士成同上。)

邹士成 (白) 华阴县知县叩见老大人！
 门子 (白) 起！免！打躬！
 文嘉祥 (白) 贵县，此地民情如何？
 邹士成 (白) 官是清官，民是顺民。
 文嘉祥 (白) 可有什么奇巧事件无有？
 邹士成 (白) 启禀老大人：此处有一周家庄，周员外家中有人偷盗。将他的女儿杀死，留下
 僧帽一顶，至今凶犯尚未拿获。

文嘉祥 (白) 将原状呈上。回衙理事！
 邹士成 (白) 多谢老大人！
 (邹士成、二青袍同下。)

文嘉祥 (白) 转堂！
 (文嘉祥、四龙套、门子同走圆场。)

文嘉祥 (白) 想此处出了这样命案，定是僧人所为。
 来！

门子 (白) 有。
 文嘉祥 (白) 传地保！
 门子 (白) 大人有命：传地保回话！
 (地保上。)

地保 (白) 叩见老大人！
 文嘉祥 (白) 我且问你：此处可有什么大庙院么？
 地保 (白) 此处有二个大庙院：一个是清虚观，一个是报恩寺。
 文嘉祥 (白) 这两个庙寺是僧是道？
 地保 (白) 启大人：清虚观是道，报恩寺是僧。
 文嘉祥 (白) 好。你且退下。
 地保 (白) 多谢大人！

(地保下。)
 文嘉祥 (白) 来, 看衣更换!
 (文嘉祥换衣。)
 文嘉祥 (白) 来! 本院要出衙私访, 不可走漏消息, 要小心了!
 门子 (白) 遵命。
 文嘉祥 (白) 待我到报恩寺走走!
 (唱) 周家出了人命案,
 擅杀幼女罪非凡。
 本院今日巧改扮,
 寺内查访走一番。
 (文嘉祥下。门子、四龙套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四场】

(普明上。)
 普明 (念) 晨昏三叩首, 早晚一炉香。
 (文嘉祥上。)
 文嘉祥 (唱) 只为周家人命案,
 明查暗访到寺前。
 (白) 来此已是报恩寺。待我进入。
 普明 (白) 啊! 施主来了! 请到里面!
 文嘉祥 (白) 师傅请!
 普明 (白) 请到禅堂待茶。
 (普明、文嘉祥同进。)
 普明 (白) 施主请坐!
 文嘉祥 (白) 有坐。请问师傅上下, 在寺有多少年了?
 普明 (白) 贫僧普明, 在报恩寺出家, 已四十年了。
 文嘉祥 (白) 但不知有多少僧徒?
 普明 (白) 游方僧人, 时来时往, 这庙内只有小徒五六人。请问客官尊姓大名?
 文嘉祥 (白) 在下姓李名文, 贩卖绸缎为生。看这庙甚是宽大, 在下要游玩一回, 不知可否?
 普明 (白) 随意游览, 恕不相陪。
 文嘉祥 (白) 请便!
 普明 (白) 啊施主, 游览各处, 俱听尊便, 惟有后面小黑门内, 不要进去!
 文嘉祥 (白) 却是为何?
 普明 (白) 啊, 不是呀! 那门内有一只疯犬, 它十分凶恶, 恐怕伤了施主你呀!
 文嘉祥 (白) 记下了, 记下了。
 (普明下。)
 文嘉祥 (白) 好大一座庙院, 果然宽敞的很。适才那僧人言道: 不许我到后院黑门之内, 是何道理? 其中必有缘故。待我寻找寻找。
 (文嘉祥走圆场。)
 文嘉祥 (白) 不错, 正是黑色小门。待我走了进去。
 (文嘉祥进, 看。)
 文嘉祥 (白) 那旁有人来了, 待我闪在一边。
 (金瓶女上。)
 金瓶女 (白) 走啊!
 (唱) 巧梳云髻倾城样,
 风流不让杜兰香。
 (金瓶女浇花。)
 金瓶女 (唱) 往昔名人怎能比,
 锦绣皆在腹内藏。
 (金瓶女下。)
 文嘉祥 (白) 啊呀且住! 无怪适才那僧人言道: 后面黑门之内有一条疯犬, 不许我进入。分明是暗藏妇女。我想周员外一案, 定是此僧所为。待我回衙, 将此僧人拿来究

问便了。

(文嘉祥下。)

【第二十五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读罢经文无别干，
去到后院走一番。

(白) 女儿哪里？

(金瓶女上。)

金瓶女 (白) 来了！
(唱) 忽听爹爹一声唤，
急忙迈步到跟前。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儿呀，每日居住小院，不觉幽闷么？

金瓶女 (白) 有鲜花绿柳陪伴，亦不觉幽闷。爹爹，你在前殿念经修行，亦很有趣吧！

普明 (白) 倒也消闲自在。

(小和尚上。)

小和尚 (白) 师傅，外面来了许多差人，捉拿师傅来啦！

普明 (白) 我并未作什么歹事，拿我作甚？待我去看来！

(二公差、二青袍同上。)

公差甲 (白) 来，将他锁了！

(二青袍同锁普明。)

金瓶女 (白) 啊，你们为什么将我爹爹锁走，是何道理？

公差甲 (白) 来，把她也带了走！

(二青袍同锁金瓶女。)

金瓶女 (白) 为什么将我们锁了？

公差甲 (白) 跟我们到衙门，你就明白了。

金瓶女 (白) 爹爹，我们不去！我们不去！

公差甲 (白) 由不了你。

来呀，拉着走！

(二青袍拿普明、金瓶女同下，二公差同随下。)

【第二十六场】

(四龙套、二禁卒引文嘉祥同上。)

文嘉祥 (念) 为国秉忠心，昼夜不安宁。

(二公差同上。)

公差甲 (白) 僧人拿到。

文嘉祥 (白) 押上来！

公差甲 (白) 押上来！

(二青袍押普明、金瓶女同上。)

普明、
金瓶女 (同白) 叩见大人！

文嘉祥 (白) 哇！胆大僧人，竟敢私藏妇女，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普明 (白) 启禀大人：小人自幼出家，从未做过犯法之事。望大人开恩！

文嘉祥 (白) 我且问你：你这后院的女子是从哪里来的？

普明 (白) 这女子乃是小僧之女。

文嘉祥 (白) 你乃出家之人，哪里来的女儿？讲！

普明 (白) 他实是小僧之女。

文嘉祥 (白) 来，暂将此僧押了下去！

(青袍甲带普明同下。)

金瓶女 (白) 喂呀爹爹呀！

文嘉祥 (白) 那一女子，你是谁家之女，从实说来，本院将你送回。
 金瓶女 (白) 启禀大人：那个和尚是我的爹爹，我是他的女儿呀！
 文嘉祥 (白) 啊！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大刑伺候！
 金瓶女 (白) 喂呀爹爹呀！
 (禁婆暗上。)
 文嘉祥 (白) 啊！此事甚为希奇，这是什么缘故？
 禁婆，将此女暂且收监。下去！
 禁婆 (白) 走吧！
 金瓶女 (白) 我爹爹呢？
 禁婆 (白) 他上男监啦。你是女子，不能跟他在一块儿。走，跟我去吧！
 金瓶女 (白) 爹爹呀！
 (金瓶女哭下，禁婆下。)
 文嘉祥 (白) 哎呀且住！看这女子，并非淫荡之辈，其中定有缘故。待本院再慢慢查访便了。
 掩门！
 (文嘉祥、四龙套、二禁卒自两边分下。)

【第二十七场】

(李夫人上。)
 李夫人 (引子) 闷坐衙中，想女儿，好不伤情！
 (白) 我、马氏。老爷李定邦。只因那年牛邈造反，打破潼关。是我身怀有孕，在中途产生一女，因贼兵苦苦追赶，无奈弃置荒郊，算来已有十七年啦。终日思想，甚是伤心。这且不言，只因我们老爷调任四川，自到任以来，什么事情也不方便，也没人伺候我。我想买一个丫头，早晚也好伺候我。
 家院！
 (家院暗上。)
 家院 (白) 有。
 李夫人 (白) 你到大街上，给我买一个丫鬟来，早晚也好伺候我呀。快去快去！
 (李夫人下。)
 家院 (白) 是。
 我不免街前走走。
 (家院下。)

【第二十八场】

(连氏上。)
 连氏 (唱) 偶遭回禄贫如洗，
 衣单身寒腹内饥。
 头插草标长街里，
 卖人为仆实惨凄！
 (白) 老身、连氏。只因那年带领我儿金钱元到四川投亲，不想中途狂风大作，我儿失踪，至今无有下落。是我在亲戚家住了数载，不想又遭了大火。无奈衣食无着，只得自卖自身。看天时尚早，不免去到大街之上卖身便了！
 (唱) 将身且往大街奔，
 来到街心叫卖人。
 (白) 卖人哪！
 (家院上。)
 家院 (念) 奉了夫人命，大街买仆人。
 (白) 行了半日，也不曾买着一个。这便如何是好？
 连氏 (白) 卖人哪！
 家院 (白) 那旁有一老妈妈，口嚷卖人，待我问来。
 那一妈妈，你手拿草标，是人卖草呢，还是草卖人哪？

连氏 (白) 人卖草能值几何? 自然是草卖人。
 家院 (白) 但不知你要多少银两?
 连氏 (白) 你看我偌大年纪, 还值多少钱? 只要管饱饭就可以了。
 家院 (白) 如此说来, 与你五两银子如何?
 连氏 (白) 五两银子倒也不少。但是一件!
 家院 (白) 哪一件?
 连氏 (白) 须要管饱饭哪!
 家院 (白) 那是自然。莫非你饿怕了不成么?
 连氏 (白) 老身已有三天不曾用饭, 腹内饿的紧哪!
 家院 (白) 你随我来。
 (家院、连氏同走圆场。)
 家院 (白) 你在此少待。
 有请夫人!
 (李夫人上。)
 李夫人 (白) 什么事呀?
 家院 (白) 适才在大街之上, 丫鬟并未买到, 买了一个老婆子来。但不知夫人可愿意否?
 李夫人 (白) 老妈子也成。你叫她进来。
 家院 (白) 是。
 夫人唤你。
 连氏 (白) 是。
 (连氏进。)
 家院 (白) 这就是我家夫人。
 连氏 (白) 与夫人叩头!
 李夫人 (白) 起来吧。我问问你: 你会作什么?
 连氏 (白) 贫寒出身, 不过作些粗糙针线、浆洗衣服而已。
 李夫人 (白) 你可能做菜做饭吗?
 连氏 (白) 略知一二。只要夫人教导就是。
 李夫人 (白) 我看你倒很诚实的。就是身上的衣服有点儿褴褛。
 家院!
 家院 (白) 有。
 李夫人 (白) 你带她到后边儿, 教她洗洗澡, 换上两件干净衣服。去吧!
 家院 (白) 遵命。
 (家院领连氏同下。门子上。)
 门子 (唱) 急急催马往前进,
 不觉来到李府门。
 (白) 来此已是。待我前去叩门。
 门上哪位在?
 (家院上。)
 家院 (白) 外面何人叩门?
 (家院开门。)
 家院 (白) 到此何事?
 门子 (白) 奉了我家夫人之命, 有请帖呈上, 请你家夫人过府饮宴。
 家院 (白) 候着。
 门子 (白) 是。
 家院 (白) 启夫人: 文府送来请帖, 夫人请看!
 (家院呈帖。李夫人看帖。)
 李夫人 (白) 你说我随后就到。
 家院 (白) 是。
 我家夫人随后就到。
 门子 (白) 是。请!
 (门子下。)
 李夫人 (白) 家院, 你看那老婆子换好了衣裳没有?
 家院 (白) 老妈妈, 衣服换好了无有?

(连氏上。)
 连氏 (白) 换好了。夫人请看。
 李夫人 (白) 你这一捋饬像样多啦。文夫人请我过府饮宴，我把你带去。你到那儿千万别多言多语，看我的眼色行事。
 连氏 (白) 遵命。
 李夫人 (白) 吩咐外面顺轿！
 家院 (白) 轿夫走上！
 (轿夫上。)
 李夫人 (白) 赴宴去者！
 (唱) 适才文府将我请，
 前去赴宴走一程。
 (李夫人、连氏同下。家院下。)

【第二十九场】

(丫鬟引文夫人同上。)
 文夫人 (唱) 每欲清淡逢客至，
 偶思小饮报花开。
 (门子上。)
 门子 (白) 李夫人到。
 文夫人 (白) 有请！
 (李夫人、连氏同上。)
 文夫人 (白) 李夫人！
 李夫人 (白) 文夫人！
 文夫人 (白) 李夫人请坐吧！
 李夫人 (白) 今天文夫人又要费心啦！
 文夫人 (白) 家常便饭，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也就是请李夫人过来谈谈心。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摆酒。)
 文夫人 (白) 请！
 李夫人 (白) 请！啊，我说文太太，自你们老爷上任以来，案子不少吧？
 文夫人 (白) 可不是吗？一天到晚，竟忙这些事啦！
 李夫人 (白) 有什么稀奇案子没有啊？
 文夫人 (白) 有一个特别案子，听着才新鲜哪。
 李夫人 (白) 怎么回事，你说给我听听！
 文夫人 (白) 有一个和尚，有了女儿啦。
 李夫人 (白) 和尚怎么会有了女儿啦？真怪！这和尚一定不是好和尚。怎么打了官司啦？
 文夫人 (白)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啦。此地有一周员外，他有一个女儿，在三更半夜，被贼杀啦。临行留下僧帽一顶。我们老爷看这案子，一定是和尚所为，上报恩寺私访，不想这和尚他有家眷。
 李夫人 (白) 和尚有家眷，可不是好和尚！
 文夫人 (白) 谁说不是哪？我们老爷就将他们一齐拿来啦。到堂上一问，这个和尚说这女子是他的女儿；问姑娘，她说这和尚是她父亲。
 李夫人 (白) 这案子，你们老爷怎么定的哪？
 文夫人 (白) 一点儿口供也没有。看那和尚是个安分守己的人；那姑娘也不像那不正经的人。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定哪。
 李夫人 (白) 文夫人，你看咱们闲着也是闲着，把姑娘带来，咱们问问好不好？
 文夫人 (白) 好。
 丫鬟 (白) 告诉女禁卒，把那个姑娘带来！
 丫鬟 (白) 是啦。
 女禁卒！
 (女禁卒上。)

女禁卒 (白) 什么事?

丫鬟 (白) 夫人说啦, 叫你把那个和尚的女儿带来, 夫人要审问审问!

女禁卒 (白) 是啦。
金瓶女走动啊!

(金瓶女上。)

金瓶女 (白) 苦哇!
(唱) 忽听得一声唤心惊胆战,
只吓得身颤抖不敢向前。
我低声向禁婆细问一遍,
却为何唤至在夫人面前?

女禁卒 (白) 夫人要审问审问你! 来, 跟我进来!

(女禁卒、金瓶女同走圆场, 同进。金瓶女怕。)

金瓶女 (白) 叩见二位夫人!

李夫人、
文夫人 (同白) 罢啦。为何不抬起头来?

金瓶女 (白) 有罪不敢抬头。

李夫人、
文夫人 (同白) 恕你无罪。

金瓶女 (白) 谢夫人!

(金瓶女抬头。)

李夫人 (白) 嘿! 真好看, 多么漂亮啊!

文夫人 (白) 这姑娘眉清目秀, 绝不是歹人。

李夫人 (白) 我问你, 你爹爹是自幼出家, 还是半路出家?

金瓶女 (白) 乃是自幼出家。

李夫人 (白) 傻孩子, 他自幼出家, 哪来的你呀? 我明白啦, 不用说, 是抢来的?

金瓶女 (白) 不是。

李夫人 (白) 拐来的?

金瓶女 (白) 不是。

李夫人 (白) 买来的?

金瓶女 (白) 也不是。

李夫人 (白) 这不是、那不是, 你们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呀?

金瓶女 (白) 夫人不知, 这内中有一个情由。

李夫人 (白) 什么“情由”?

金瓶女 (白) 只因牛邈造反——

李夫人 (白) “牛邈造反”?

我说文夫人, 这酒我也不喝啦, 咱们细细地问问, 您看好不好?

文夫人 (白) 正合我意。
丫头们, 搭座!

(丫鬟打座, 李夫人、文夫人同朝前坐。)

李夫人 (白) 金瓶女, 慢慢讲来!

金瓶女 (白) 二位夫人容禀!
(西皮导板) 未开言不由我珠泪满面,

李夫人、
文夫人 (同白) 不用难过, 有什么话, 慢慢说你的!

金瓶女 (白) 夫人哪!
(西皮原板) 听难女已往事细说根源;
都只为牛邈造了反,
我的母她将我抛在道边。
义父峨嵋朝山转,
听我啼哭甚可怜。
放下经担抱回院,
终日哺乳喂糕干。
光阴荏苒如轮转,

养至今天十七年。
 只为兵荒和马乱，
 生身父母隔一边。
 才出娘胎便遭乱，
 不知何处是我的家园。
 义父修行不方便，
 将我抚养在后花园。
 每日刺绣攻书卷，
 佛光禅灯照红颜。

李夫人 (白) 啊，敢情和尚是她义父，从出娘胎，就被抛弃啦。说来真够可怜的！
 文夫人 (白) 可不是吗！
 李夫人 (白) 你在庙里住着，就不出来吗？
 金瓶女 (唱) 每日住在花庭院，
 鲜花绿柳甚娇妍。
 寒来暑往轮流转，
 光阴似箭年复一年。

文夫人 (白) 那和尚他就有你一个女儿，还有别人没有？
 金瓶女 (唱) 那一日门外哭声喊，
 爹爹忙去看根源。
 是个顽童失方向，
 倒在门前大道边。
 我父问他何处往，
 他道是母子投亲度饥寒。
 中途忽被风吹散，
 他母亲不知流落在哪边。
 因此收留为义子，
 苦读诗书后房间。

连氏 (白) 喂呀呀！
 (连氏哭。)

李夫人 (白) 你为什么哭哇？
 连氏 (白) 我的儿子也失踪了，故尔悲伤落泪。
 李夫人 (白) 我们在这儿说话哪，你干嘛哭哭啼啼的？后站！
 连氏 (白) 是！是！
 文夫人 (白) 他现在哪儿哪？
 金瓶女 (唱) 在庙内终日读书卷，
 才高北斗志非凡。
 大比之年开科选，
 我父命他到长安。

李夫人 (白) 赶考去啦。
 文夫人 (白) 那么，你订了婚没有？不用害臊，说吧！
 金瓶女 (唱) 提起婚姻好羞惭，
 事到此不敢稍隐瞒。
 兄妹花园见了面，
 扇坠、金钗订良缘。

李夫人 (白) 呦！自己定的婚啊！将来他要真得中了，她也是个夫人哪。
 文夫人 (白) 可不是吗？说了半天，你这个未婚夫他是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金瓶女 (唱) 姓金家住在四川，
 自幼取名叫钱元。

连氏 (白) 哎，儿呀！
 (连氏哭。)

李夫人 (白) 啊，你这是怎么啦？不要脸！你哭什么呀？他提金钱元是她的丈夫，与你有什么关系？讨厌！往后站！
 连氏 (白) 是！

(连氏后站、哭。)

连氏 (哭) 儿呀!

李夫人 (白) 不叫你哭, 你偏哭! 你再哭, 我可要打你啦!

连氏 (白) 夫人有所不知, 我有一个儿子, 也叫金钱元。是我那年到四川投亲, 不想行到四川边境, 忽然起了一阵狂风, 将我母子刮散, 至今无有下落。这位小姑娘提起我儿的名字, 怎能不叫我伤心落泪呀!

李夫人 (白) 啊, 是这么回事呀! 那么他多大岁数啦?

连氏 (白) 他今年二十一岁了。

李夫人 (白) 啊, 你说金钱元, 他多大岁数啦?

金瓶女 (唱) 他今年已过二十整,
在庙内度过十六春。

连氏 (白) 不错, 正是五岁失落的。

李夫人 (白) 那么为什么把你们拿到这儿来哪?

金瓶女 (唱) 那一日闲立小庭院,
忽然来了二差官;
说我父女犯了案,
拉拉扯扯就到了当官。

李夫人 (白) 你爹爹素日的行为怎么样啊?

金瓶女 (唱) 我的父一生好行善,
奉守清规非等闲。
黑天冤枉难分辨,
养育的深恩未报全。
望求夫人行方便,
大人台前进美言。
倘若冤狱得平反,
来生犬马当报还。

李夫人 (白) 喂呀!

(李夫人哭。)

文夫人 (白) 哟! 李夫人, 您哭什么呀?

李夫人 (白) 她这么一说, 也勾起我的心事来啦。

文夫人 (白) 您有什么心事呀?

李夫人 (白) 那年牛邈造反, 我同我们老爷逃出潼关, 我在中途产生一女, 因贼兵追赶甚紧, 我把她抛弃啦。至今算来, 也有十七年啦。正跟她同岁。想起来怎不叫我难受啊!

文夫人 (白) 同岁数的人可多着哪。十几年啦, 就是见面也不容易认啦!

李夫人 (白) 我那个女儿, 见面有法认, 她有个记号。

文夫人 (白) 有什么记号呀?

李夫人 (白) 她左手是个六指儿。

文夫人 (白) 那么我瞧她是不是。

(文夫人看金瓶女手, 金瓶女羞。)

文夫人 (白) 我瞧瞧你的左手。

(文夫人看。)

文夫人 (白) 哟! 她左手就是六指, 这就是你女儿吧?

李夫人 (白) 我不信!

文夫人 (白) 夫人请看。

(李夫人看金瓶女手。)

李夫人 (白) 哎呀女儿呀!

金瓶女 (白) 母亲哪!

连氏 (白) 媳妇啊!

文夫人 (白) 得啦, 别哭啦。这是大喜的日子, 哭的是哪一门子啊?

李夫人 (白) 此事还求文夫人与文大人说明才好!

文夫人 (白) 那是自然。如此说来, 这位老妈妈是李夫人的亲家啦。
来, 姑娘, 见过你的婆婆!

金瓶女 (白) 婆母请上，待孩儿拜见！
 李夫人 (白) 这就是我们的亲家太太。
 (〔牌子〕。金瓶女、李夫人、连氏同拜。)
 文嘉祥 (内白) 大人回衙！
 李夫人 (白) 哟！大人回来啦。你把这件事，跟他说明白了就是啦。
 文夫人 (白) 那是一定。您先请到后边儿坐吧。
 (李夫人、连氏、金瓶女同下。文嘉祥上。)
 文嘉祥 (白) 夫人！
 文夫人 (白) 老爷！请坐！
 文嘉祥 (白) 夫人为何这样高兴？
 文夫人 (白) 你没在衙门，我倒替你审清了一件案子。
 文嘉祥 (白) 什么案件？
 文夫人 (白) 就是和尚有女儿那一案。
 文嘉祥 (白) 但不知夫人是怎样的审法呢？
 文夫人 (白) 从你走了以后，我请李总镇的夫人前来饮宴。提起这个案子，很觉奇怪。
 文嘉祥 (白) 本来少有。
 文夫人 (白) 把这个女子提出来一问，正是李夫人的女儿。她今年十七岁，是牛邈造反的那年，李夫人途中生下来的。因为贼兵追赶甚紧，故此将她抛弃。后来遇见这个和尚，将她捡了去啦，放在后花园抚养。至今正是十七岁，她母女相认啦。
 文嘉祥 (白) 呃，世间同庚女子甚多，未必就是此女。
 文夫人 (白) 李夫人的女儿有个记号，万不会错的。
 文嘉祥 (白) 什么记号？
 文夫人 (白) 左手是个六指儿。这个女子也是个六指。怎么会有错哪？
 文嘉祥 (白) 巧的很哪！
 文夫人 (白) 不但她母子见面啦，就是连她的婆婆也来啦。
 文嘉祥 (白) 这又是什么原故？
 文夫人 (白) 那女子未婚夫的母亲，卖身与李夫人为仆，此人姓金，她们全见着啦。
 文嘉祥 (白) 但不知他儿子叫什么名字？
 文夫人 (白) 他的儿子名叫金钱元。
 文嘉祥 (白) 哎呀，今科的状元，就是金钱元，他乃是四川人氏。
 文夫人 (白) 哟！怎么金钱元中了状元啦？
 (笑) 哈哈……
 文嘉祥 (白) 夫人你有什么毛病么？
 文夫人 (白) 你才有毛病哪！
 (门子上。)
 门子 (白) 启禀老爷：新科状元金钱元前来拜见。
 文嘉祥 (白) 金状元来了。夫人回避了！
 (文夫人下。)
 文嘉祥 (白) 有请！
 门子 (白) 有请！
 (金钱元上。)
 金钱元 (白) 大人！
 文嘉祥 (白) 新贵人请坐！
 金钱元 (白) 请问大人：报恩寺有一老僧，他身犯何罪，囚在监中？
 文嘉祥 (白) 此事亦是下官一时误会。因周家庄杀死幼女，留下僧帽一顶；因此将老僧拿下。适才贱内曾将老僧之女提出监来，说是新贵人的令正夫人。
 金钱元 (白) 原来如此。想那周员外之案，晚生已将凶手拿到了。
 文嘉祥 (白) 此事你怎生知晓？
 金钱元 (白) 晚生求取功名之时，夜宿旅店，乃是黑店，此人名唤班却，杀人放火，夤夜采花，时常假扮僧人模样。周家之事，定是此人无疑了。
 文嘉祥 (白) 你住在黑店，为何不曾被害？
 金钱元 (白) 大人有所不知，那班却正要杀害晚生之时，他的叔父班能将我放走，晚生才有今日！

文嘉祥 (白) 噢，原来如此。

金钱元 (白) 晚生经过他的店房之时，已将他二人带来了。

文嘉祥 (白) 吩咐升堂。

门子 (白) 升堂！

(四龙套、四青袍同上。)

文嘉祥 (白) 带班却！

门子 (白) 将犯人班却押上堂来！

(二公差押班却同上。)

班却 (白) 叩见大人！

文嘉祥 (白) 胆大班却，夜入民宅，杀死周家小姐，还不从实招来！

班却 (白) 小人开店为生，从不晓得杀人。

文嘉祥 (白) 谅你不招。
将他夹起来！

班却 (白) 不用夹，我全招啦。

文嘉祥 (白) 画供上来！

(班却画供。)

文嘉祥 (白) 押下去！秋后凌迟！

(二公差押班却同下。)

金钱元 (白) 将班能带上来！

(二公差押班能同上。)

班能 (白) 叩见大人！

金钱元 (白) 前者多蒙老丈搭救。这有纹银三百两，拿去另谋生活去吧！

班能 (白) 多谢状元老爷！

(班能出门。)

班能 (白) 正是：
(念)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看来早与来迟。
(白) 看起来，还是做好事的好哇。

(班能下。)

文嘉祥 (白) 转堂！

(四龙套、四青袍同下。)

金钱元 (白) 晚生义父、贱内在此，可容我一见？

文嘉祥 (白) 不但令正与令义父在此，令岳母及太夫人亦在此地。

金钱元 (白) 怎么家慈亦来了？好，请出一见。

文嘉祥 (白) 有请金太夫人、李夫人！

(连氏、李夫人、金瓶女同上。)

金钱元 (白) 母亲哪！

连氏 (白) 儿呀！

金瓶女 (白) 夫啊！

金钱元 (白) 妻呀！

文嘉祥 (白) 新贵人，这就是你的岳母大人李夫人。

金钱元 (白) 岳母在上，小婿拜见！

李夫人 (白) 别拜啦。我们姑娘真是福气不小，遇见这么一个才貌双全的小女婿子。

金钱元 (白) 大人，我那义父大人呢？

文嘉祥 (白) 来！

门子 (白) 有。

文嘉祥 (白) 快去请老方丈前来！

门子 (白) 遵命。

(门子下。门子、普明同上。)

普明 (白) 参见大人！

金钱元 (白) 义父大人，孩儿得中状元回来了。

普明 (白) 我儿果然得中状元，可喜可贺！

金钱元 (白) 义父请过来！

普明 (白) 作什么？

金钱元 (白) 母亲，这就是孩儿的义父，抚养孩儿一十六载。
连氏 (白) 多谢老方丈养育之恩！蒙你教养，才有今日的荣誉。
普明 (白) 大人，我的女儿呢？
文嘉祥 (白) 敢是状元令正夫人么？
普明 (白) 这是哪里说起？
金钱元 (白) 爹爹有所不知，我与小妹订了婚约，望义父大人成全。
普明 (白) 想你乃是状元，才子佳人，正得其所。
金瓶女 (白) 多谢义父大人！
啊母亲，这就是教养孩儿成人的义父大人。
李夫人 (白) 老方丈慈心救世，真乃普渡众生也！
普明 (白) 罪过罪过！
连氏 (白) 老方丈请上，受我等大家一拜！
普明 (笑) 哈哈……
(白) 正是：
(念) 头上冥冥有青天，善恶分明难隐瞒。一片慈心得儿女，
文嘉祥 (念) 佛门之内点状元。
普明 (白) 好！好一个“佛门之内点状元”！
文嘉祥 (白) 后堂摆宴！
(【尾声】。众人同下。)
(完)